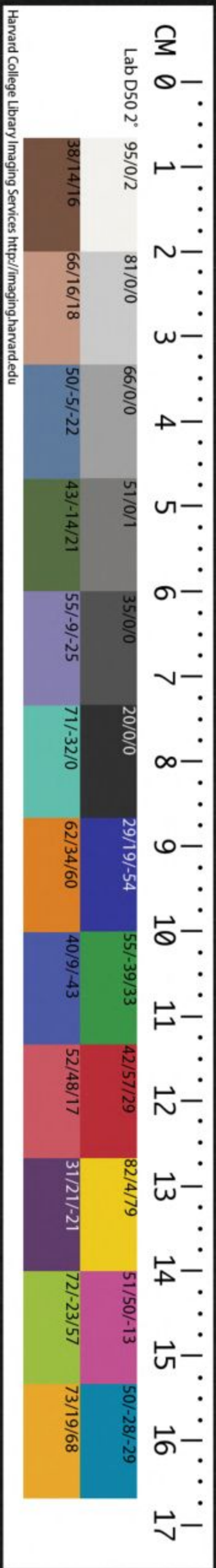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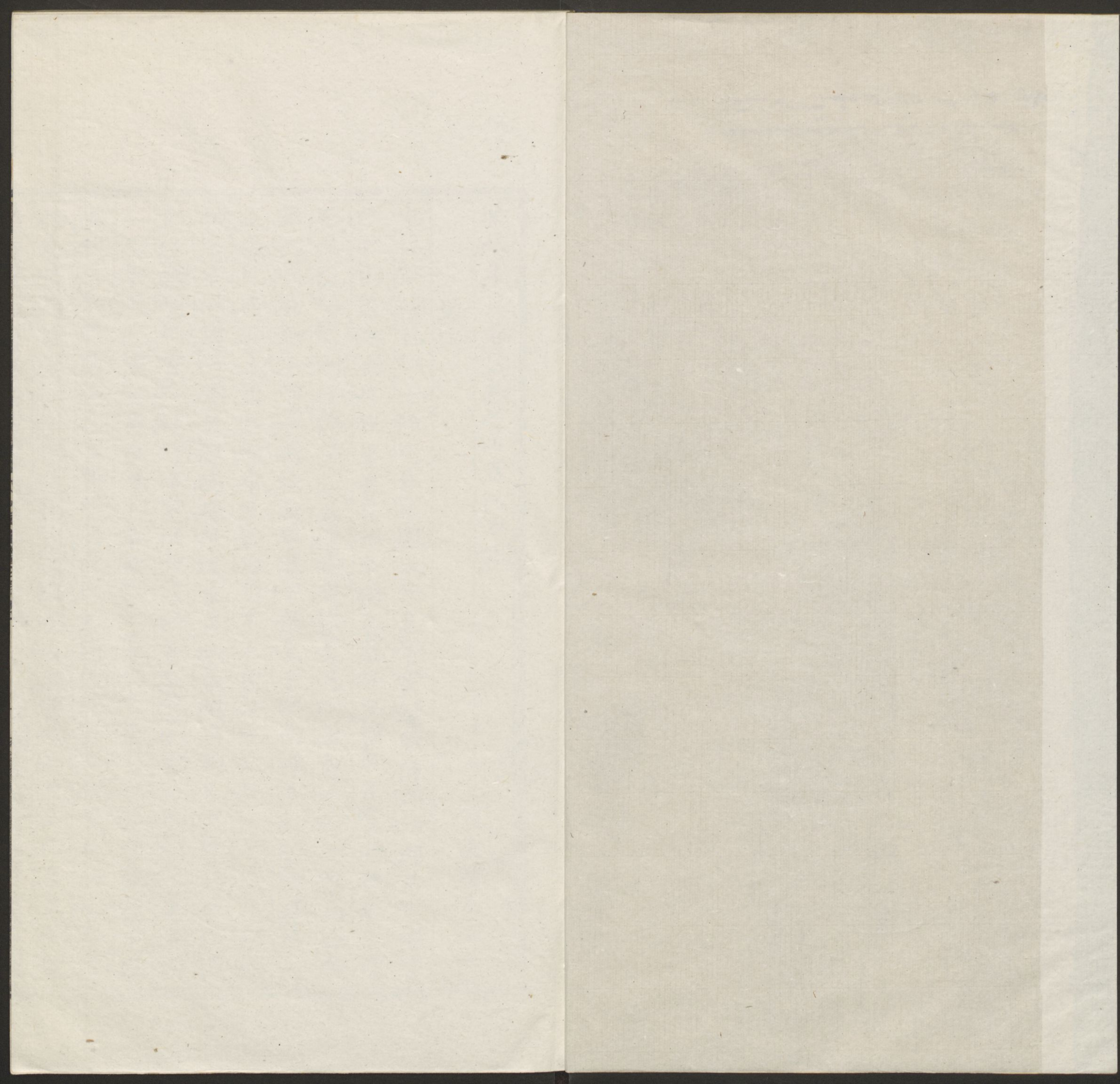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60

T 48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八十四

張璠

宋仁宗時也於上疏曰臣竊聞大皇帝者天授神機聖體純備
明之節義端動功烈卓偉其功乎樹立冠絕於皇朝名臣當太祖
戰時亂然刻刻借偽駕取蓋海濤定臣夏而明威會氏書之際固
幸之聞勳劍上輝生擒偽將軍下擒表平江而繼成大功論萬一
臣妾見其事述想其風采然效於明才未盡其忠於太平臣未敢
功也不加益名嗣天福德暗矣端且求效表間於朝之甲發勳全
守德昭明之會此雖明以信實推官昭以著表得圖書之外始究
入及物成之德此亦惟陛下奉天啓聖之業於萬力之臣臣未敢
臨觀至如於臨臨元官與朝事或以文詞信德不充保節以任文勳
於此亦為臣妾所不敢言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四

褒贈

宋仁宗時。包拯上疏曰。臣竊觀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樹立。冠於皇朝。名臣當太祖太宗時。戡靖亂略。剷削僭偽。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勒餉王師。生擒偽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論籍第一。臣每見其事迹。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謚。名爛史牒。德晦泉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申褒勸。今忝遷寄復。睹明之曾孫。雄州防禦推官臨。所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實。利人及物。咸三稱紀。恭惟陛下奉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宜漏寵靈。下慰幽魄。至如楊億。馮元。官與明等。或以文詞侍從於先帝。或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追賜美謚。矧明佐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勳。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既不霑贈爵之榮。又未及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殲有遺恨。仰祈聖造。特賜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謚法。庶發明於茂烈。足垂勸於將來。

神宗時。韓琦上奏曰。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盡忠切諫。卒致貞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為先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此其裔孫。乃夷民伍。又本家見執前來州縣判。憑得免差役。今乃一刺義勇。充衙門。真可憐憫。欲乞朝廷特與家長道嚴一官。仍免本戶差役。庶使為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獎錄。則今日能忠於朝廷者。誠有所勸也。兼臣據魏道嚴賣到遠祖處哲洽官誥二道。處哲乃元成之孫。洽乃重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官下。既再有叙陳。合具敷奏。張方平上言曰。臣奉勅撰故相陳執中神道碑銘。今已繕寫上進。執中器資毅重。有大臣風節。陛下察舉。再登元宰。直清公正。始終不渝。薨謝之日。恩禮隆至。昨者有司定謚。甚駭天下。聽聞。臣聞古為謚

法。節以一惠。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貴人之備。於義已甚。若又揜其所長。而專揚其短。則是朝廷之內。士無行義之全。君臣之際。恩無始終之篤。春秋傳曰。太平之君子。樂道人之善。夫禮讓之隆。人相稱善。此太平之風。教化之美也。昔魯哀公問孔子。近世人孰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以為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蓋聖人之是非如此。斯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臣竊惟陛下勵精燭理。以凝化。朝廷推公存恕。以求治。執中在相位。無交黨。侃然正色。匪躬之故。干進好名者。忌之。當議論之際。憎愛搏噬。而不周。加之以惡名。古志有之。下凌則上替者。積衰之漸。不可長也。臣今所論著執中事。然皆實錄。乞更付中書看詳。有所未安。不妨改定。免致降付本家。刊立之後。復招毀詆。重貽執中之累。亦以上全陛下君臣之分。下成

國家風俗之和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乞褒贈呂誨上言曰臣伏以辨大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常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相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畧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亡歿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欲與民之所同害歟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忤權勢最後尤

以直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由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備完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平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為姦諛者非小補也

摯又上言曰臣等聞有功而不見知則無以勸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報則無以勸天下之義忠義息心誰與為國此自古明君賢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於此雖微必錄雖久必伸以為天下萬世忠義之勸

也。伏見故贈尚書令忠獻公韓琦當仁宗春秋高儲嗣未立。琦位輔相。自任憂責。遺身忘家。觸嫌疑而犯忌諱。請建太子。累年之間。其言不可勝記。又嘗挾孔光傳進。面指漢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事卒能感動仁祖。天心開悟。英祖遂自宗藩立為皇子。曾未踰年。纂紹大統。使琦猶豫畏縮。如衆人以全軀保妻子為計。遲徊數月之間。安危大策。蓋未可知。此琦之功。萬世之功也。恭惟英宗皇帝。出潛膺籙。乃天之所命。以開佑無疆。顧人臣何功之有哉。而聖人以謂天命必假人以發之。故推功臣下。然則固當考是非。較難易。以覈其實。乃可以示天下。信後世也。琦與同時在位者。歿既久矣。乃有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元豐三年。晏叅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書言其父至和中。與三四執政。請立皇嗣。大議已嘗定矣。顧發明先臣忠烈。書既入。朝廷疑之。有所詢考。卒無明證。確論可以信天下者。朝廷於是

行疑賞於卒歿。詔下之日。公士大夫之知當時事者。莫不謂朝廷過舉。於時史官阿意迎合。又請其事書之。公論為之憤鬱。今者伏遇編脩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山。臣以立傳。臣等以謂不可不明辨。直書傳信。後世謹疏列九事。以心是非。按同老繳進家藏之文。謂是堯臣議建儲日。預換詔草。嘗懷一而進。意俟仁祖開允。即宣之。以定其事。今詔草非得於禁省。而出示同老。則其有無真偽。猶未可知。借令有之。緣堯臣復懷之而退。乃且未嘗得請議已格矣。詔草雖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則此詔用之矣。不應懷而歸也。然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一也。按元豐詔書。褒諸臣之功。曰。中外縉紳近臣。莫有知者。臣等竊觀英祖即位踰年。范鎮行。富弼遷官。制辭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達茲續承。乃出緒論。則是當時縉紳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儲之請。而朝廷亦非不知

報其德矣。但不聞大本已有一屬也。故弼自為辭官表云。臣嘉祐中雖曾泛論建儲之事。仁宗尚不其請。其於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未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議。則明是當時所請。別無主名。又云尚秘其請。則是仁祖未有允意。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二也。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架四月。已有定議。臣等按諫官范鎮其年五月初乞預建儲副。以安國本。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見聽用。遂待罪乞郡。又兩移書執政。責其不恤國計。若四月已有定議。則何至使鎮半年間懇懇如此。安得不畧形已定之意。止鎮再三之瀆。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三也。御史中丞包拯言云。今大務唯根本一事。而猶豫不決。惟祈聖心開悟。斷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三年閏十二月。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諫官司馬光。及知江州。

呂誨請建儲章疏。琦屢以光奏進說。懇請甚力。遂定大策。故叅知政事歐陽脩論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群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數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遂決不疑。考脩此言。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五也。按諫官王陶乞仁宗遣親信中人就第督宗實赴宗正寺供職。其疏云。前日未命宗實。人人上言早建儲嗣。今日與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觀望陛下風旨。不復肯言何哉。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堯臣之時。決未敢有所主名。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六也。堯臣輩言因樞府闕官。乞召韓琦充樞密使。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此則不攻自破之語也。既云上意已定。又云謂無疑矣。固當乘時決策成之於手。何必引琦使成之。夫冒嫉者之情。見他人所就。尚且奪之。况功在其手。可成。

於呼吸俛仰之間。而乃肯以屬人乎。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七也。琦自入為樞密使。即有建儲之議。及為宰相。曲謝之日。首進劄子。乞擇宗室為嗣。其畧曰。如陛下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接琦為宰相。去堯臣輩未甚遠。倘前日已有定計。則因琦進言。必有宣示。何緣尚歷數年。請者百計。而不聞一言哉。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八也。嘉祐末。琦請愈切。一日。仁祖發言曰。朕有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問琦宗室中誰可。琦曰。宗室不與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此在陛下聖擇耳。仁祖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其大者。今三十歲矣。琦曰。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須論。蓋琦之意。欲專屬英宗也。自此仁祖意有定。歐陽脩時與琦同坐。退而書之。今其家親筆具在。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九也。大凡自皇祐至於嘉祐。中間臣子以皇嗣為請者。莫知其數。不可蓋也。

如堯臣輩在輔弼之地。以此開導。亦其宜也。但其議紛紛。終無敢有所主名而請之者。直至嘉祐六年十月。琦輩進說。於是英宗之名為子之策。始定於君臣都俞之間矣。臣等載惟人臣之於廟社。大計以言之。為難乎。以成之。為難乎。以屬人為難乎。以己任為難乎。人為其易。琦為其難。廟社之功。不可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虛文。徼天下之實功。同時之人。又助其懷。是可歎也。琦挺身危疑。稜立聖嗣。以為宗廟社稷計。非以自為計也。非以為子孫計也。天下知之亦可。不知亦可。於琦誠心。足以貫天地。列神明者。無所加損。而所惜者。朝廷信賞。可以竒謀取。而不中於懲勸之義。忠賢勳烈。可以單辭奪。而輕變於存亡之間。使真忠失意於九泉。公議乖望於四海。至如歐陽脩以英偉之才。忠諒之節。與琦協心。決定大策。其助最力。皆勳効顯著。天下共知。二人既歿。衆從其後。揖而有之。豈不惜哉。伏望聖慈。特賜下詔。辨

正是非褒顯琦及一時同列之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乞以臣等章付實錄院。照會考正。以成信史。詔之當世。而無疑。垂之將來。而不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

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覩秘書少監劉放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脩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脩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脩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脩。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脩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博記記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放等衆共推先。以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脩。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頓降為編戶。良可

矜憫。欲乞如放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為虛設。

知樞密院事孫固等上奏曰。臣等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在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議論堅正。以扶持名教為己任。嘗與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士風丕變。故至今論學校者。稱慶曆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別邪正。嫉惡太明。以此忤權貴。取怨擠逐。傾陷至其死。元不已。天下皆寃之。其終誣謗。雖已明。而歷年浸久。無復為言之者。今聞其子編于民籍。畧無生業。日有飢寒之苦。士議歎惜。以謂盛朝尚賢。不應使名臣之後。零落至于此極也。臣等不勝拳拳。欲望聖慈。特詔有司。錄介之後。以子若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獲薄祿。不墜厥世。以副聖朝崇獎善人之意。而為天下守忠義者之勸。

給事中范祖禹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曰。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不幸疾病。遽至亡沒。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一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聞窘乏。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見故樞密直學事知渭州劉庠。志趣高遠。有占人之風。論議堅正。知大臣之體。治平中。曾任御史。多所建明。號為稱職。當是時。英宗皇帝富有春秋。一旦不豫。中外臣僚不敢以東宮之議為獻。獨庠拜疏乞早建儲貳。神宗皇帝遂繼大統。雖天命與子。神器有歸。不假人言而後定。臣子固不當掠以為功。惟其憂

國之心。能慮大事。忠義之節。貫於金石。而晦密不言。人無知者。一朝奔走四方。運蹇流落。以至老死邊郡。棺斂之日。私無餘積。士論惜之。臣嘗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嗟庠之死。伏望聖慈。垂憫舊物。錄庠之大節。褒庠之至廉。特推異恩。以慰存歿。

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東掖。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永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者。獨恢未及。有足稱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

徽宗時。趙鼎臣上奏曰。本州管下曾稽縣。有夏禹之廟。去郡城十里。

載在祀典。千有餘年。祠旁有僧寺一所。掌廟之管鑰。及其埽除。基趾勝絕。室宇具備。舊無勅額。止曰大禹之寺。因循相承。有失奏請。恭以朝廷方復禹績。疆理天下。會稽乃禹之所葬。圖謀具存。神靈馮依。不與他比。雖守吏承詔。祭饗以時。齊民畏威。祈報以禮。而主守不專。護治不嚴。未足以稱國家崇明祀奉禹功之意。今來欲乞朝廷詳酌。依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特賜本寺一勅額。歲許度僧一人。使之承續。洒掃世掌廟事。凡祠宇之脩繕。草木之封殖。責以歲時。毋敢有壞郡守縣令時至而謹祭之者。不如令。必罪主者。庶幾廟貌嚴飾。明靈顧懷。下以慰一方歸嚮之誠。仰以祝聖壽延長之慶。臣等不勝至願。

李復上奏曰。臣按孫路治平初以進士擢第。歷官中外四十餘年。遠識守義。普通判河州。承景思立敗衄之後。緘輯蕃漢。人情懷附。後通

判蘭州。夏賊攻圍。抗賊堅守。終能保完城壘。紹聖間。為環慶經畧使。進築橫山。興平寨。關土廣屯。皆據要害。又招納到強酋李訛。詢考虜情。皆得要領。元符初。移帥熙河。築會川等城。直通涇原。前後措置。實而不華。不敢虛飾。以為身司。之能愛惜民力。臣近以朝廷講究邊事。如路鮮有及者。曾具論奏。今彼詔旨令赴闕奏事。然路雖已得病。以久懷邊事。本末乃欲力疾造朝。一陳所蘊。期有補於朝廷。西洛士夫。皆深歎仰。不幸暝目。費志歸於泉下。平生清白。自持家貧。子幼。衆共傷惻。伏望朝廷優推贈典。例外官一子。或孫。特給賻卹。俟將來舉葬。令所在州縣量行應副。庶使天下知朝廷不忘有功。以為來者之勸。

欽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夫惟不匿厥指。則莫若明。

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己之私意而已矣。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不分。是非不別。臣謂陛下宜先推明以示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處。以定民志。有不可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廷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捐軀徇國。不顧妻子。其後蔡京趙挺之等。得志。肯加擠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巧發竒中。衆為寒心。賴太上皇仁恕。力為保全。得免誅戮。死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京畧正典刑。而此數人尚在責籍。子孫凍餒。人皆憐憫。獨陳瓘已贈諫議大夫。任伯雨一子得官外。江公望張廷堅龔夬等。並未昭敘。非所以示好惡而不匿厥旨也。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後世為善報國者。知所勸勉。而英雄鉅惡。常有畏懼。此誠所宜先也。

高宗時。直秘閣俞汝璈上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雖然雜於羣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為玉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粹清。肅然有威。神姦絀。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為之防。粟糧漕廩。以為之備。良夫選卒。以為之戰。而微忠臣義士。以為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諱。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使忠魂埃滅。義骨水斷。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撫

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議者以為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指紳記錄之所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遺鄙老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懸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予以擬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憤。亦足以討僭竊。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建元初。永寧之末。復徘徊引却。不敢輒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

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梓其脛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真卿於希烈。屠骸猛沸之中。如棄墜甑。無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真卿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歷難。其意亦微矣。

章誼上論桑成死事。疏曰。臣竊見今年三月五日。勅荆湖南路提刑司。保明到借補保義郎權衡州茶陵縣武尉桑成。領兵迎殺群盜羅閑十等。被賊圍掩陷陣。聖旨桑成特贈保義郎。與一子補甲頭。切詳桑成既已贈官。其子又蒙補授。則死事之狀。蓋明白矣。然臣觀軍功入資之法。甲頭僅出齊民一等。謂之疏爵。則非品。謂之頒祿。則無俸。其

為名目。蓋為最下者也。兼桑成本是借官。又為權尉。乃能守職以死。此人情之所甚難也。前人殺身為人之所甚難。後嗣受賞得時之所最下。臣謂不足以為死事之勸也。近世夷狄內侵。盜賊竊發。逃避之人多。死事之官少。今逃避之官。朝廷未嘗顯戮。其重者不過停罷。編置其輕者。止於罰金降官。既更赦宥。則安榮自若矣。至於死事之人。肝腦塗地。身首異處。父母妻子終天永訣。或貧不能自存者。又復飢寒以死。則其酷有甚於剄誅之罰矣。陛下若不重恤其孤。優與官職。則走而生者為得計。戰而死者為失策。豈社稷之福哉。今論一桑成不足為時重輕。臣區區及此者。誠恐天下戰守之人。默以桑成為戒。無復死難之志耳。伏幸聖旨裁察。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洪遵上奏曰。臣以愚鷙無似。世受國厚恩。竊處從班。常思補報。輒進狂言。上塵聖聰。退就重誅。無所伏竄。臣比奉宰執宣諭。聖

旨。以張俊艱難以來。功冠諸將。小心恭順。終始一節。其子子正子顏。並除待制。子仁除集英殿脩撰。繼讀除目。乃知陛下身濟大業。不忘舊勳。所以旌寵其子孫。無所不用其至。臣已即日奉承威命。且以所被旨意。載之制書。使天下後世知陛下此舉。非故以名器假人。所為然者。正以褒有禮。獎元勳而已。然臣又讀別降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退而伏念。有大不可。且陛下所以寘子正子顏於法從者。凡以為俊而已。今乃泛言功臣子孫。開以序遷之路。然則簪筆持橐之列。自今遂可以累日積久得之。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亡慮二十人。其任職事官者。姑以兩歲一遷為率。自寺監丞為郎。自郎為少卿。更少遷。延則為卿。不過三四遷而極矣。帶職之人。自直秘閣而升內閣。自內閣而為脩撰。更少遷。延則為殿撰。亦不過三四遷而極矣。五年之外。十年之內。此二十人者。皆

坐致西清。次對之官。不唯輕用高爵。使人人有覬覦之心。且與陛下甄異元功之意。似不為稱。恭惟陛下屬精圖治。觸事抑損。業業乾乾。動以祖宗為法。而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功臣。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用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瓌。琦以功名自奮。審琦之子承衍。守信之子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初不聞有序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穰敞闢之地。類皆將種。實非朝廷昭示天下之美觀。欲望聖慈。不以臣人微言。拙特賜留聽。未憚反汗。小嫌收還前詔。上以遵太祖之成憲。中以慎國家之名器。下以合一時之公言。臣不勝惓惓憂國之至。

趙元鎮上奏曰。臣伏見故右奉直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邵伯溫。康節先生雍之子。伯溫自少出入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韓絳韓維范純

仁之門。程頤范祖禹深知之。元祐初。伯溫為布衣。韓維以十科薦。可備講讀。後以絳明行。脩命官。維又薦學官。范祖禹薦於絳。延司馬光卒。其子康亦亡。乃特差伯溫西京教授。俾教其孫植。因以經紀光家事。紹聖初。章惇作相。意欲用伯溫。伯溫安於莞庫。澹如也。元符末。以上書得罪。名書黨籍。坐廢者四十年。靖康初。召用。一時名士諫議大夫呂好問薦為諫官。宰相吳敏欲以東宮官處之。時戎事方興。不果用。建炎初。除利州路轉運判官。遂請宮祠以卒。臣官學關陝二十年。接其議論。孰其為人。嘗歎其不可企及也。竊惟陛下褒賢念舊。凡黨籍上書人。皆被優恤。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平生所學。迄不獲用。深為聖朝惜之。臣輒錄伯溫元符末所上書進呈。伏望聖慈。特賜褒錄。優加追贈。以示寵光。豈獨伯溫九泉之榮。實為士夫名節之勸。臣不勝幸甚。

龍圖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曆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為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於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乏興為憂。如真卿之祠。見謂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群論者。忠義為首。而名節最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拾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上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陽縣令李喆。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為彭陽縣令。執以獻虜。虜三予官。三辭。其後指為歸附。轉儒林郎。喆持牒自言曰。初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弗起。臣入陝西。或謂喆無恙乎。原州訪之。則喆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眾所嗟憫。伏望聖旨。將喆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原州通判朱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僉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眾口一辭。謂璞當廢齊亂常。群偽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關陝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兇之日。嘗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

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望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官。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開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厲風俗之道也。

宗正少卿史浩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天錫聖性。躬孝慈。震因慶壽。推錫類之恩。天下菴葢咸被爵邑。婆娑聖時。以樂餘景。甚大惠也。而有司奉行不體上意。拘以歲月之限。間有阻抑。使萬古曠澤。而有不徧之累。臣甚惜之。夫子欲親祭。其誰敢後。州縣刻發。自為稽期。彼同井里。隔門牆。年遠相若。而獨不被其澤。豈無向隅之歎乎。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應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一日慶壽恩。合封祖父母諸州已具聞。見下部未施行者。並乞於今年九月明堂大禮赦內。該載放行。所貴破有司拘礙之文。全陛下罔極之報。鴻恩溥博。億載愈光。不勝天下幸甚。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竊以連年征伐。畧無虛月。凡功烈死事之輩。泯沒無聞。致孝子孀婦無所旌顯。昔太宗皇帝不忘勳臣。猶次敘其列傳。二百四家。今建中興之功。豈可不成一代之典。人死留名。賢愚所共。而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欲乞令所在州縣。有忠義報國。當時功烈出眾。所明知者。許措紳之儒。作為傳記。經所屬投陳。然後州府繳進。官付史館。并嚴戒所在常優。給其子孫。不惟仰昭聖澤。下漏幽冥。遂可激勸方今死節之士。

孝宗時。胡寅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加惠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

錮之寃。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於故相忠宣公純仁為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闕。即獲賜對。褒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闕。漕臣異恩稠重。皆以純仁之故。在正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刺一郡。改畀桐廬。則又以謂由監司為太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陛擢。每語人曰。猶子直方。尚得為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鮮廉寡耻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是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也。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貧悴。乃

不及焉。其行已廢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者世祿而不世官。祿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祿足矣。而為之擇官。至于再。至于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仿。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勳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見通直郎宋南強之父汝為。初建炎間。淪陷偽境。忠節凜凜。著于北方。後間關來歸。朝廷授以處州通判。未及顯用。會故相秦檜欲復遣過虜中。汝為義不肯屈。遂棄妻子。逃去。變姓名為趙復。其區區之志。雖竄伏狼狽。猶冀國家克復境土。以雪前日之耻也。其後流落蜀道。飢餓困苦。有餘年。竟死于蜀。藁葬于永康軍。

青城山。時人未有知者。至乾道改元。朝廷嘉其忠義。詔與一子恩澤。南強遂得補官。見任知南劍州沙縣。頗著政績。淳熙十三年正月九日。已降指揮候任滿日。赴都堂審察。臣昨蒙恩自閩移蜀。經由南劍之境。屢得南強書。備言其父汝為平生忠義之節。遁逃危苦之狀。又自言其方幼弱時。與其父別。音問隔絕。竟不相聞。以至于死。雖蒙補官。稍經祿仕。緣官卑俸薄。無力入蜀。謀葬其父。讀之令人慨然。念非朝廷特加矜恤。則忠臣孝子志願莫伸。伏望聖慈。特賜指揮除南強一蜀郡差遣。俾得盡其子道。非惟上廣聖朝孝治之美。亦足感厲天下忠義之氣。其於風化實非小補。

汝愚乞褒表孫松壽。上奏曰。臣仰惟聖上道隆德備。恭默一心。懋明孝治。老老之澤。敷錫滂澍。無有遠迹。蒙被聖化。民彝歸厚。以行相高。今其卓然者。臣敢不推廣德意。以所見聞之實表上姓名。仰備采擇。

臣竊見成都府郫縣朝議大夫致仕孫松壽。資稟純正。內行素飭。方其蚤歲。奉事繼母。雖處空窮。必致隆盡。稱其歡心。人服其難。自為小官。至作郡守。率以忠信慈惠為主。不為赫赫之譽。治行皆可稱述。自嘉州除利路運判。當朝廷擢用之初。松壽齒殊未衰。挂冠勇退。雖親戚朋舊。力挽不回。識者高之。家居幾二十年。常廬先壠。歲時薦享。追慕哀切。年垂八十。尚以其母之亡。屬方童幼。乃議追服。斟酌情義。蔬布慘戚。于今三年。見者無不敬而慕之。臣考其始終一節。不渝。咸有可觀。欲望聖明。特賜褒表。以勵風俗。使知純德至行。為世所重。多所感化。庶幾仰稱九重崇德廣孝之意。

光宗時。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不愛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

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敷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祕書郎彭龜年上疏曰。臣等聞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古者

人臣各揚其職。以輸忠於上。如此。晉知悼子未葬。平公擊鐘而飲酒。宰夫杜蕢揚觶以罰師曠。蓋責其當言而不言也。臣等非材。充負三館。乃仲夏辛卯。有旨令舉暴書故事。置酒館中。恩至渥也。臣等豈不以拜賜為榮。屬以六月十三日。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于位。朝廷方議卹典未下。夫體大臣禮。羣臣此陛下之本心也。羣臣若貪陛下欽賜之榮。致虧陛下軫卹之體。豈不有媿於責哉。是以顯有言焉。臣聞祖宗優待大臣。備極其禮。至於死生之際。尤為隆厚。端拱中。簽書樞密院事楊守一卒。上親臨哭。送終之禮。率加常數。咸平二年。樞密使曹彬病。上幸其第問之。踰月彬卒。臨其喪。哭之慟。未幾。樞密使楊礪卒。冒雨臨其喪。礪舍在委巷中。乘輿不能入。至步以進。景德三年。樞密使王繼英卒。上即臨哭。賜白金五千兩。遣內臣護葬。併為葬其祖宗。寶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時上宴金明池。既歸。而奏訃

至。即趣駕臨奠。如此之類。不可殫舉。且景德中嘗詔鴻臚寺入內侍省太常禮院羣臣當賻贈者。闌移不得過兩日。慶曆中太常又議天子臨喪。禮不可緩。若奏訃在未前。當日出。未後次日。出其速如此。蓋君父也。臣子也。未有子喪而父不哀。君元首也。臣股肱也。未有股肱傷而元首不痛者。情之所鍾。政自應爾。臣等竊見胡晉臣卒。已半月餘。而朝廷贈卹之典未下。陛下體貌大臣。無異祖宗。豈於死生乃不遑卹。近者士峴之卒。即日輟朝。未應聖心賢戚遷異。人心惶惑。未免驚疑。得非大臣未敢以聞乎。抑太常不舉慶曆之議。以告陛下乎。或鴻臚內省不能守景德之詔乎。不然。何以至此。夫贈卹之典不下。在晉臣無所損。所損者國體耳。晉臣無可憾。所可憾者累陛下盛德耳。况大臣在殯。而小臣燕樂。死者未贈卹。而生者蒙飲賜。其於傷國體。累盛德。尤不細也。臣聞仁宗因宰臣張知白卒。為罷社燕。富弼以

母憂去。停時晏成裕知禮院。亟言於上曰。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仁宗從之。此陛下家法也。搜考典故。以備討論。此三館士之職分也。臣等輒冒昧緣事以請。欲望聖慈。詔大臣早議胡晉臣卹典。所有暴書會乞照天聖罷社燕故事施行。庶幾典禮之行。各當其宜。上可無愧於祖宗。下可免譏於天下。唯陛下留神垂聽。知漳州朱熹上奏曰。臣猥以塵賤。備負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掖之意。息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惟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自前入戶。些小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

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說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戮不

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枉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量疎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至。

寧宗時。熹為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為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臣廟。乞賜勅額。疏曰。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備葺。竊見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備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

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佐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必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存忠魂。為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

湖南安撫使真德秀奏曰。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脩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紜轉輾。呼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推群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凌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一。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

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眾。無敢後者。方其鼓眾倡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氣益愈張。包藏禍心。實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為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莫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亮。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計策。使莫圖之。又能沉深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以措置火政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伍。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群卒爭奮。遂集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郎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該洽。操行潔備。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人稱之。繼在遂

昌備獲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遣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鵠然。林莽春陵。民被實惠。今茲之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備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下天聽。伏望聖慈。特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

金章宗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先海陵將伐宋。太醫使祁宰上疏諫。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至是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輒傷厥心。世宗即停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官。食厚祿者。不為

無人。皆畏罪。洩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願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

--	--	--	--	--	--	--	--	--	--	--	--

卷之三十四

三

